

震撼心灵阅读之旅 经典文库

我的  
第一  
课外  
书

世界最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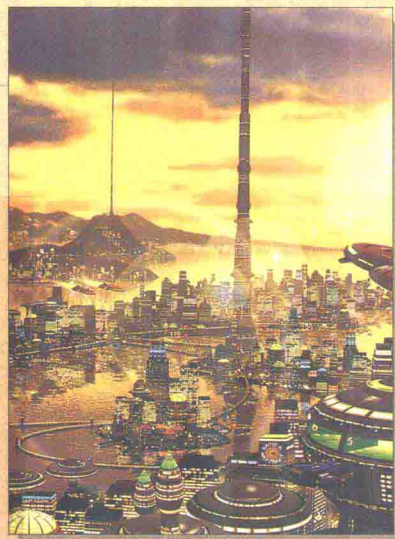
文字里精彩幻想  
语句中神奇预测



《经典文库》编委会 / 编

第八辑

# 科学 性的 科幻 小说



3

KEXUE  
XINGDE  
KEHUAN  
XIAOSHUO

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

震撼心灵阅读之旅经典文库

# 世界最具科学性的 科幻小说

(3)

《阅读文库》编委会 编

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

# 目 录

- 摩若博士岛 ..... [英国]威尔斯(1)  
地球的解放..... [美国]威廉·泰思(20)  
死 城..... [美国]迈克尔·克赖赖(41)  
太阳帆船..... [英国]阿瑟·克拉克(57)  
魔鬼车..... [美国]洛加·宰拉兹尼(81)  
九死一生..... [美国]杰克·伦敦(98)

## 摩若博士岛

[英国] 威尔斯

“维茵夫人”号轮船失事了，我和几个人跳上一艘救生艇在大海中随波漂流。艇上缺食缺水，人们一个接一个地死去，最后我也奄奄一息地昏迷过去了。

不知什么时候我又醒来了，一个男人坐在我的身旁，握着我的手腕。

“啊，你醒了。”他说，“你被我们从一条小船上救上来时，都快饿死了。”说着又递给我一杯饮料。

“这是条什么船？”我问。

“这是一艘小商船。”他回答道，“你真走运，这条船上碰巧有医生。”

我告诉他，我的名字叫普兰迪克，曾在皇家科学院工作过，对生物学很感兴趣。他说他叫蒙哥马利，10年前从医学院毕业，研究的也是生物学。

“哦，这一切都是10年前的事了，那时候的生活是多么有趣啊！”他感叹道。显然，他离开繁华的都市已经很久了。我们交谈着。突然，在我们头顶的上方发出了一种大动物的咆哮声，把我吓了一跳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我问。

蒙哥马利跳起来，没有回答我的话，冲出门去了。过

了一会儿，他端了一碗滚热的羊肉回来了，我立刻把那动物的叫声忘到了脑后。他告诉我，这艘船是开往夏威夷的，他要中途上岸。

“你去什么地方？”我问。

“一个无名的小岛。”他说。

我们走出了船舱，一个男人在扶梯上挡住了我们的去路。他背朝着我们，从后背看去，他是个奇形怪状的人，短粗，笨拙，毛茸茸的脖子，脑袋快要缩到肩膀里去了，一头又粗又硬的黑头发厚得惊人，穿着暗青色的斜纹哗叽衣服。我们走到他跟前，他以动物般的敏捷忽地转过身来。那闪向我的黑脸把我吓得魂飞魄散！这是一张奇特的变形的脸。吻部突出，好像牲口的脸；半张开的巨嘴，显出两排我从未在人的嘴里看到过的大白牙；眼角充血，一圈残缺不全的白眼边围着淡褐色的瞳仁。脸上显出了奇怪无比的、兴奋的红晕。

“混蛋！”蒙哥马利骂道，“你为什么不让开路？”

黑脸汉一言不发地闪跳到一旁。

“这儿没你的事儿，”蒙哥马利说，“你该呆在船前头。”

黑脸汉缩着身体。“他们……不要我到前面去。”他慢慢地说，音质粗哑古怪。

“不要你去？”蒙哥马利恐吓说，“可是我偏叫你到那儿去！”

黑脸汉只好走向前船。我们走上扶梯。我环顾四周，我还没有看到过如此肮脏的甲板，上面到处是胡萝卜碎块、碎蔬菜、草木以及各种污垢。一些用铁链子拴在主桅上的相貌可怕的猎狗冲着我狂吠不止。在一个铁笼子里关着一

头山豹，在另一个笼子里关着一些兔子。

“这是海上动物巡回展览吗？”我问。

“也许是吧。”蒙哥马利说着把头转过去了。

突然，我们听到下面传来一声嗥叫和一阵愤怒的咒骂声，只见那黑脸汉急匆匆地顺着扶梯爬了上来。他身后跟着一个长着浓密红头发的男人。那男人赶上一步，朝黑脸汉猛击一拳，黑脸汉狂叫了一声朝后倒去。几个水手跟了上来，帮着助兴。眨眼间，黑脸汉又爬了起来，蹒跚地向前走去。他被护桅索绊了一下，踉踉跄跄地撞在舷墙上，大口喘着粗气。红发人满意地笑了起来。

“我说，船长，”蒙哥马利牢牢地抓住红发人的胳膊说，“这样不行。他是个船客，我已经劝你别去招惹他。”

“见鬼去吧，”船长高声喊，“在我的船上，我高兴干什么就干什么！”

“他是我的随从。自从他上了船，你们一直在虐待戏弄他。”蒙哥马利逼近了一步。

“我的船本来是一艘清洁的船，”船长挥舞着手指着那些铁笼子，“现在你看看弄成了什么样子！”

“是你同意载运这些动物的。”蒙哥马利说。

船长无话可说了。停了一下，他说：“如果他再到船头来，我就把他的五脏六腑揍出来！”

第二天醒来时，我看到蒙哥马利正和一个刚上船来的白发人谈话，显然，他已经到达目的地了。船长看见我过来，冲着我说：

“请下船吧，先生。”

我吃了一惊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请下船！别浪费时间，我们正在清船，请下船！”他大声吼道。我转向蒙哥马利。

“我们不能收留你。”蒙哥马利的那个同伴说。

“可是，蒙哥马利……”我恳求道。他绝望地朝他身边的白发男子看了一下，表示他无能为力。接着，他们就忙着把货卸到一艘汽艇上。船长叫人连拖带拽地把我拉到船边，用绳子把我吊进我那条救生艇上去，然后他们割断了绳子，任我漂流而去。

那艘小商船渐渐看不见了，我蜷缩在救生艇底，心神恍惚，我知道我又陷入了绝境之中，不禁失声痛哭起来。

突然，我发现那艘汽艇掉头朝我驶来。到了跟前，蒙哥马利把我的船拴在汽艇上，又掉头朝前开去。我发现那个白头发的人正盯着我看。他是个敦实有力的人，像所有的上了年纪的人一样，他的眼皮向下搭拉着，嘴角向下撇着，显出一副刚毅好斗的神气。在他的身边有3个古怪的船夫，他们好像是棕色人种，头发又黑又长，像马鬃一样，上身特别长，大腿很粗，而且还弯曲着，相貌丑陋吓人。

船接近小岛了。在岸边，一个男子站在那里等候着我们。他中等身材，长着一副黑面孔，大嘴巴，几乎没有嘴唇，有着瘦长得奇异的胳膊和一双罗圈腿。在灌木丛中，我仿佛看见另外一些外貌古怪的家伙，他们一闪就不见了。船靠了岸，那3个古怪的船夫和岸上的那人用奇怪的声音交谈着，他们的发音含混不清，让人听不懂在讲什么。白发人走到我跟前。

“蒙哥马利告诉我说你是个受过教育的人，研究过生物学，”他说，“正巧，我们也是生物学家，这里是一个生物

研究站。普兰迪克先生，我不敢说你什么时候能离开这里。大约要 12 个月左右，我们才能看见一次航船。”说完，他就很没礼貌地离开了我，朝围场走去。

蒙哥马利向我走来。“谢谢你又一次救了我。”我说。

“帮我运一运这些兔子好吗？”他说。

我帮他把兔子笼拖到岸上，他打开了笼门，把兔子全部倒在沙地上。

“让它们去生儿育女吧，”他说，“我们这里很缺肉食。”

白发人看着那头美洲山豹运进了围场，又朝我走来。“好了，”他对我们说，“现在可以喘口气了。”于是我跟着他和蒙哥马利朝围场那边走去。我们路过围场的主要大门，这是一扇沉重的用铁皮包着的木头门，上着锁，汽艇上的货物都堆在门外边。从大门转过去有一个小门，白发人拿出一串钥匙把门打开，走了进去。我们进了一个小房间，这个小房间还有一扇内门，通向铺了砖石的庭院，门半开着，蒙哥马利立刻把这扇门关上了。屋子变得很黑，在角落里吊着一副吊床，墙上有一个没装玻璃的小窗户，上面安着铁栅栏，从那里可以望见大海。

白发人告诉我，这就是我的房间，他离开房间之前嘱咐我，千万不要打开那扇内门，他要从另一边把内门锁上。蒙哥马利也跟着他走了出去。我听到他叫那白发人“摩若”，我心里一动，“摩若”这个名字好像从前在哪里听过……是在哪里听过的呢？我努力思索着。突然，一个声音打断了我的思路。我回过头去，一个穿白衣服的人走了进来。他托着一个小托盘，上面放着咖啡和一些烧好了的蔬菜。他向我躬了躬身，把托盘放到我面前的桌子上。我一

下惊呆了！在他的一绺像绳带一样的黑发下，我看见他的耳朵上满是斑点，上面覆盖着褐色细软的毛！

“您的早餐，西（先）生。”他说。

我凝视着他的脸，竟没有顾得上回答他。他转过身朝门外走去，我目送着他。就在这时，我的记忆一下子回到了10年前，那时我还是个小孩子，我听说过摩若这个名字。当时摩若是一位杰出的、专横的生理学家，以其非凡的想象和在讨论中蛮横的坦率而闻名于科学界。那时他热衷于动物的活体解剖，而这项研究则被人们认为是残忍的。在舆论界的一片叫骂声中，摩若被吼出了这个国家，从那以后他就失踪了。

我一下明白了运回来的那些动物的用处。这时，隔着墙，我听到了美洲山豹在狂嗥，还有一只狗好像挨了揍似的在那里吠叫。

蒙哥马利的到来打断了我的思绪。他身后跟着那个古怪的侍从，那侍从的托盘里放着一些食物和一瓶酒，蒙哥马利将和我一同进午餐。

“蒙哥马利，”当侍从出去后，我突然问道，“你的那个侍从的耳朵为什么有那么多斑点？”

“他的耳朵……他的耳朵是有点那个……他的耳朵像什么样子呢？”

从他的表情中我看出他对此事是装作不知。“是的，有许多斑点，”我强调说，“很小，像毛皮似的——的确很像皮毛。他真是个奇怪的人。你是在什么地方搞到这个人的？”

“嗯，旧金山……他的样子像野兽，把你吓得够呛吧？”

突然，那头山豹又痛苦地嗥叫起来。

“蒙哥马利，”我说，“沙滩上的那些人是什么种族的？”

“他们是出色的帮手，不是吗？”他心不在焉地说。

下午，时间一点钟、一点钟地过去了，凄叫声也越来越低沉，越来越强烈，它的反复出现搅得我烦躁不安，我扔下书本，走出房门。我走过围场的大门——我注意到门又被锁上了。

我信步走去，不知不觉来到山脊的另一边了。这一带风景十分美丽，我忘记了那使人心烦的叫声，一路欣赏着。当我快走到一条小溪边的时候，突然听到草木里有沙沙的响声。我停下脚步。一会儿，小溪边出现了一个什么东西——只见他把头弯到水面上，开始饮起水来。这时我才看清楚，这是个人，可是他却像个野兽那样，走路用四脚着地！

他穿着浅蓝色的衣服，古铜色的脸，黑黑的头发。看来，这些小岛上的居住者都有着古怪丑陋的面貌。饮水时，我可以听到他用嘴唇吸水的响声。

我倾身向前，想把他看得更清楚些。我的手碰到了岩石，石块噼哩啪啦滚下了山坡。他抬起头来，目光和我的目光碰在了一起。他立刻爬了起来，用笨拙的手擦了擦嘴。我看到，他的腿还不到身子的一半长。我们僵持了约一分钟，他转身钻进灌木丛中去了。

这个半动物似的家伙的出现，使我感到恐惧，我决定回围场去。我穿过灌木丛，朝山上走去。走着走着，我看到了一只兔子的尸体，那样子很可怕：它的头被扭去了，四周溅满了血迹。我加快了脚步。

我朝一块林中空地跑去。突然，我停住了脚步。在前面一个长满了菌类的巨大树墩上，趴着3个古怪畸形的人形，他们还没有觉察到我的到来。其中一个女性，另外两个是男性。他们赤身裸体，只在腰间缠着一块鲜红的布。他们的皮肤是暗淡的粉红色，我过去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皮肤的人。他们的脸胖得不见了下巴，额头凹进去，头上长着像棕刷子一样的硬发。

他们正在讲着一些莫名其妙的话，好像是在吟诵着什么，口水从没有嘴唇的嘴里直往下流。我忽然觉得这些家伙形状虽然像人，却带着动物的特征。一刹那，我被自己这种惊人的发现慑住了。我蹑手蹑脚地拨开树丛离开那里。我想尽快逃开这些令人作呕的人们。

我走着走着，突然发现有两条笨拙粗丑的腿，在树丛之中正在和我平行的路线上蹑足悄声地移动着。我使劲瞪大眼睛瞧了瞧，透过纵横交错的藤枝蔓草，我认出是那个在小溪边饮水的家伙。他正从树丛的缝隙里盯着我，眼睛里闪着鲜绿的光。

他究竟是个什么东西？——是人还是动物？他跟着我到底要干什么？我身边一件武器也没有。我拨开树丛，一下子出现在他的面前。

“你是谁？”我说。

“不！”他突然说道，转过身去，从我身边一跃穿过灌木丛逃跑了。

已经日落西山了，我知道夜晚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，于是朝着来路奔跑起来，一路上我仍觉出那家伙在尾随着我。

我跌跌撞撞进了我的小屋，蒙哥马利迎着我问：“你到哪里去了？”

“蒙哥马利，”我喘着气说，“跟在我身后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是野兽，还是人？”

蒙哥马利转到我身后，把手放在我的肩上。

“我说，普兰迪克，”他说，“你太紧张了，你需要睡一觉。不然，出了事可别怪我。”

他倒了一小杯黑色的液体叫我喝下去。我顺从地喝了下去，不一会儿就睡着了。

当我醒来时，天已大亮了。桌上已经摆好了为我准备的早餐。我在桌前坐下来。一会儿，那扇内门打开了，我转过身去，看见了蒙哥马利的面孔。

“好些了吗？”他说，“我忙得要命。”他又把门关上了，可是他忘了把门锁上。

我吃着吃着，突然听到庭院里传来低沉的、断断续续的声音。我竖起耳朵仔细听着，那声音夹杂着痛苦的抽噎和喘息，这次绝不是野兽，而是正在受刑的活人！我立刻站起身，抓住内门的把手，砰的一声把门推开。

“普兰迪克，你！别进去！”蒙哥马利叫了一声，挡住了去路。我看到污水槽中全是猩红色的鲜血，还嗅到石碳酸的味道。再远一点的地方，有个什么东西被绑在一个架子上，惊恐万状，满身通红，缠绕着绷带。接着，一个身影把这些都挡住了，露出了老摩若苍白、可怕的面孔。他伸出沾满了鲜血的手牢牢地抓住我的肩膀，好像提着个小孩子似的，把我摔回到房间里。

门又砰的一声关上了。

我爬了起来，站在那里直发抖。这是真的吗？他在对活人进行解剖？这个疑问像一道闪电划破了乌云，突然之间，我感到自己处在极大的危险之中！

我要逃跑！这两个恶魔，他们不久就会对我下手。我把桌子掀了个个儿，拽下了一条桌腿当武器。这时，我听到门外边有脚步声，门立刻被推开了，我发现蒙哥马利离门还不到一步远。

我举起手中带钉的木棒，朝着他的脸猛劈下去。他往后一闪，跳开了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转身绕过屋角逃掉了。

“普兰迪克，喂！”我听到他吃惊地喊叫，“别犯傻了，快回来！”

好险呀，再迟一分钟他就把我锁在屋里了。蒙哥马利在后面追我，他的随从也跟上来。我拼命地跑，直到听不到他的喊声。

在密林里，我发现了一个窝棚，疲倦地躺下来。我就这么躺着，腹饥口渴。我对植物学一窍不通，无法找到可食的根和果实，又没有捕捉兔子的工具，我觉得自己陷入了绝境。

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，在平安地度过了1小时后，我又恢复了勇气。我钻出窝棚，无目的地朝树林中走去。突然，我看见在一棵树的树枝上攀着一只猿猴一样的怪物，他正是在沙滩上迎候汽艇的那个人。我紧握木棒，面对着他。他从树上跳下，开口叽哩呱啦说起话来。

“你，”他说，“在小船里。”他能够说话，那么，他是个人了，至少是个像蒙哥马利的随从那样的人了。

“对，”我说，“我是乘小船来的。”

“啊！”他说。他那明亮不安的眼睛审视着我，依次看我的手、我拿着的木棒、我撕破了的外套以及划破了的伤口。他的目光又回到我的手上。他把手伸了出来，慢慢地数着手指头：“1、2、3、4、5——嗯？”我弄不清他的意思，于是也学着他的样子做了一遍。他满意地笑了。

“喂，”我说，“我从哪儿能找到吃的？”

“吃的！”他说，“现在是吃人吃的东西了。在茅屋那儿。”

“茅屋在哪儿？”我问。

“跟我来。”他说。在去茅屋的路上，我问他一些问题，可他总是答非所问，而且老是重复着我的问话，看样子，他的智力和一个傻瓜差不多。他把我带进了一个恶臭难闻的洞窟。

洞里堆着各种颜色的野果，地上放着一些粗糙的容器。洞里没有火，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坐着一个黑乎乎的东西。当我走进去时，那黑乎乎的东西说了一声：“嗨！”带我来的那个猿人递给我一个椰子，我啃了起来。

“嗨，”那黑乎乎的东西又喊了一声。“这是个人！是个人，一个活人，像我一样。”猿人说。

“这是个人，”那黑暗中的声音问，“他来这儿和我们一起过活吗？”

“他上这儿来和你们一起过日子。”我说。我看到洞口又出现了几个人头，我把木棒握得更紧了。

“背诵信条吧！”那黑暗中的声音说着。然后，他就吟诵起一篇莫名其妙的祷文来。所有的人都跟着他一边左右摇晃着，一边用手拍打着膝盖唱着：

不要四脚着地走路；这是法律。我们不是人吗？

不要吸啜地喝水；这是法律。我们不是人吗？

不要吃兽肉或鱼；这是法律。我们不是人吗？

不要用爪抓搔树皮；这是法律。我们不是人吗？

不要追逐他人；这是法律。我们不是人吗？

这些兽人的情绪也传染给了我，我也跟着他们吟诵起来。他们的祷文又换了另一种：

那痛苦屋是他的。

那创造的手是他的。

……

还有一长串关于“他”的话。我脑子里突然恐怖地想到，摩若已经在这些兽人的脑子里播下了神化自己的种子。这时我的眼睛已经习惯了黑暗，我看清楚了角落里的那个人形。他长得像猎狐狗，爪子像鹿蹄子，一头乱蓬蓬的灰白头发。这个怪物说：“我是诵祷法律的人，没有人能逃脱法律的惩罚。”

“没有人，没有人，”猿人说，“有一次我像猴子一样吱吱叫，结果我的手被烙上了火印。他是伟大的，他是善良的！”

这时，我突然听到摩若说话的声音。我朝洞口外冲去。蒙哥马利喊道：“抓住他！”那些兽人们过了一会儿才回过神来追我，可是我已经冲出很远了。我拼命地逃，把摩若们甩在后面，直到听不到喊声。我朝围场方向跑去，我想，那儿一定空无一人，我得弄点吃的。当我钻进灌木丛时，突然，摩若和蒙哥马利出现在我的面前。我立刻朝小溪跑去，一下子跳进水中。

“你要干什么？”蒙哥马利叫道。

“我要淹死我自己，这总比被你们解剖强！”

“普兰迪克，”摩若叫道，“你误会了。快上岸来吧，他们不是人，是我们豢养的动物！”

“可是，在围场里……”

“那是山豹。”摩若解释说，“你要是不相信我们，我们就把手枪丢下。”

说着，他们扔下了手枪，向后退去。我放心地走上岸。

吃过饭，摩若开始给我解释。

“我一生致力于生物可塑性的研究。10年前，我被科学界逐出伦敦，和蒙哥马利一起来到这个小岛，开始了我的实验。起先我给大猩猩动手术，后来我能把许多其他的动物结合在一起，制造出人的形状。但是，这些兽人的智力出奇的低下，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始终潜伏着强大的动物本性。我想把所有的动物本性都扫光，我要制造一个类似于我自己的理性动物。可是，只要我一不去管理他们，他们就会恢复本性，这使我很苦恼，于是他把他们赶了出去。这就是事情的全部经过，怎么，你还怕我吗？”我把枪递给了他。“留着吧。”他说。

第二天早上，姆令——就是蒙哥马利的随从，给我们送来了早餐，那是一只烧得很差劲的兔子。他出去后，我问蒙哥马利：“你们怎样防止被兽人伤害呢？”

“摩若在他们的头脑里灌输了一些思想，让他们知道什么事能做，什么事不能做；如果谁做了不能做的事，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。可是，他们一面不断地背诵着法律，一面不断地违犯着。现在我们最担心的是不能让他们尝到鲜

血的滋味。”

姆令是用狗和公牛合制而成的。蒙哥马利已把他训练得能做简单的家务，在摩若所有的创造物中，他是制作得最精细的一个。他对蒙哥马利忠心耿耿，即使蒙哥马利喝醉了酒打他，他也不会反抗。

饭后，我和蒙哥马利带上鞭子和枪去山上观赏温泉。我们碰到了猿人和猿羊人。他们都向蒙哥马利行礼。回来的路上，我们看见一只被撕碎了的兔子。蒙哥马利很震惊。我告诉他，我来的第一天就看见过一只被扭下脑袋的兔子。

“是谁干的呢？”

“我想大概是一直跟踪我的那个豹人。”我说。

摩若对这件事非常重视。他俩那种惊慌失措的情绪也传染给了我。

“我们必须杀一儆百，肯定是豹人干的。不过，蒙哥马利也有责任，”摩若说，他转向蒙哥马利，“如果你不那么喜欢吃兔子……”

“我真是个笨蛋，可是事已至此……”他喃喃地说。

下午，摩若决定召开全体兽人大会。我们3人带了武器，姆令带了一把斧头来到林中空地。摩若吹响了号角。立刻，兽人们从四面八方飞奔而来。他们都跪了下来，弯腰趴在地上行礼致敬。

“诵祷法律的人在哪儿？”摩若大声喝道。只见那个灰发怪人在尘土中弯腰躬身。

“背诵信条吧！”摩若说。立刻，兽人们左右摇晃着背起来。当他们唱到“不要吃兽肉或鱼，这是法律”时，摩若叫道：“停止！”立刻鸦雀无声了。